

7
4-5

歸田錄
慶元黨禁

宋歐陽修撰
宋樵叟著

進步書局校印

宋歐陽修撰

歸田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宋 樵叟著

慶元黨禁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歸田錄提要

宋歐陽脩撰凡二卷書中記朝廷軼事暨士大夫
談諧之說至為夥頤據周焯清波雜誌謂是書初
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遽命中使宣取公以所記
有未欲廣布者因盡刪去又患太少則雜記戲笑
不急之事以充之云云與王明清揮麈三錄之說
相吻合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如之是進呈之非元
本昭昭矣宋代文網最疎而著述亦頗忌若此可
慨也

自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
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謂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六經以為
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於茲矣既不
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
怒叢於一身以受侮於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鼉鼉之怪
方駢首而闕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
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
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
乞身於朝遂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
而乃裒徊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
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慶元黨禁提要

不著撰人姓氏据永樂大典題曰滄州樵叟或謂與紹興正論俱出一人之手理或然也書中所錄偽黨共四十九人而楊誠齋嘗以黨禁罷官獨不入籍已覺解人難索至晚歲改節之薛叔似及列名韓黨之皇甫斌諸人姓氏舉羸入其間抑又何也鸞臬並集庸得謂之信史乎宋史藝文志不著錄是書宜哉

御題慶元黨禁

宮闈通情侂胄求

慶元初韓侂胄既專政用京鑾何澹劉正王蘭周必大人為鷹犬斥逐異己者日為偽黨宰執則趙汝愚留劉德秀胡紘四人待制

宏上等六人則蔡元定呂祖泰二人皆斥禁錮及鐘澹等相繼罷死始得追復而正人之淪亡者已不少矣侂胄任羣小以攻偽學終蹈誅刃自取其罪然跡其

得志之由則趙汝愚不能辭過致罪宗之主也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

者侂胄稱為太皇太后親屬汝愚遣入白乃因侍關禮請得入使諭意汝愚其

論遂定侂胄由此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奸諛日熾甚至竊擅兵權交

通吳曦幾亂國是汝愚亦因賤謫而歿宰臣當大事不以正道顧乃委信

命邪干求宮掖冀欲藉以居功不知適以貽害開門揖盜誰任其咎哉

汝愚曾是

失深謀慶元黨禍延邦國揖盜開門自有由

慶元黨禁 序

慶元黨禁序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作奸犯科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
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羣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官府之間近習竊
柄一罅勿窒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
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
州樵川樵叟序

歸田錄卷第一

宋 廬陵歐陽修著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領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臂。為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曾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

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公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孰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是公宗懋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羣牧判官乃戲是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壑一車為報是答曰得壑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

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趨班且走

且答曰祇為大拖音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

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表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

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

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

之鑿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

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

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

公門下見其如此恠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

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

向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謹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識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奕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此一無門下客曰近世謚為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

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

此慶歷三年余作舍人呵引者即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

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

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

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

軍指揮使一作止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

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之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至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耳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焉曰崖

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公一作為得體

楊文億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入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為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

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錫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臘茶出一作盛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數十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通英閣曾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畧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一作戒何必諱

丁晉公有保信軍節度使知江甯府召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

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

二字一人

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揚大年與寇公尤

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

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

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

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

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

二字一作對

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

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

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

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

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

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玩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

最難工。至和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甕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

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因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

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道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密

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

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

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

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啟頭書送一作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恠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己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一有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遂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敏若罷參政知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加置一作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浮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山二字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文字云補仲山之哀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美實難調於眾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

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字。尤為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

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

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

金漆大桶於廳側。窺一作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

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

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之。一有之字。此亦異於常。此字無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

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一作五日。夏公七日。不復

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也。一有如此字。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後。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

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

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此字無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

之字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啟曰。臣

已告得侍中宅如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罷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倖。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內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造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着。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以一作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

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奩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為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殊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大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

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爇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亨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昉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

其後遂皆著姓

吳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諱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於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一作四六偶對最為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得一作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

過一作

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

二字一語笑誼譁而

不妨構

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

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

莫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

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

鑄編鐘給銅一有鑄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

所作其銘曰一作云粵朕皇祖寶籛鐘奧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

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

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拚鬱而不揚其鐘又長角而震掉其聲

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

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

一有不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

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第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歸田錄卷第一終

歸田錄卷第二

宋 廬陵歐陽修著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鷺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龍者亦黥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龍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龍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年殺訛龍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龍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善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京。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

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也一作此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宮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化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一作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

坐惟翰林學士祇召當直一員

一作人

餘皆不起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

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通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通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執頗

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評一作能

詩者謂前

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

尤為人稱

一作傳

誦自通之卒湖山寂寥

一作莫

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

一作君子

亦往往道之天聖

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

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

一作稱

廢久矣今其名稱詭譎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

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

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

每日於正衙放朝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孫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於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纒一作覆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棋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慙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棋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葵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

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與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輝金中日晶。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蒞事於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功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鑿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猶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為言雖鄙俚。亦着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命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鈔之制。以賜羣臣。方圓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岸岸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守。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醱者皆大出

一作書

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醱從白

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餠飴

音俊

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

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傳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餠飴矣晉束皙

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漫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漫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

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於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

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

是歲昭文韓相

一作公

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

樞胡諫議

宿

吳諫議

奎

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

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階門引進四方館

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外廷

中而中書則別班謝於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

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任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

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

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

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

筆格大小龍斧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

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邊使我潤筆獨一作無此一無種佳此字

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

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與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塗入布袋矣刁氏對曰

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

充修書官尚莫書成時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嘆曰吾今可謂糊塗入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詔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

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一作公皆以王為真得

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

一作肥

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

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歷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親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窟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具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謂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內。

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

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

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鏡。一作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

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

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為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中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作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謂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

元儼

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

此字無已亡

至仁宗即位獨燕王

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

尤良

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

盥一作濯

擲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

皆晝睡夕興尤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他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婿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餓則便就

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黜上言。太傅天子師臣

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

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林兼職

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

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

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

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一作清。或作晉。撰此格

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

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散子格

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

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無人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

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之彩一作名紅鶴。阜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載章郇

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

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二字

同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

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

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

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經一有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

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口翰林與余同院。

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

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

帶。願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

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黑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勦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眾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吏一作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目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叅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一作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恠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

恭己畏天自勵如此

章郵公

得象

與石資政

中立

素相友善而石喜談

一作

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

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郵公身既長大

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一作

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

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味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灼爍

一作

如今彈丸

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

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

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

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椀櫛置其中

椀栲亦可

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

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阜英半挺置其

中則可藏經歲不沙

一作

至於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

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

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嬰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搗。必先錐屑。乃入眾藥中搗之。眾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於一無懷中。一有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當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錄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鐮脚為鐮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

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皆苟簡租畧不如李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二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

一作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俚一作俗傳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

彭郎者小姑塔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勅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矢銃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

打字

其義本謂考擊。故

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搗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投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粘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古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

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

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叅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楊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為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慶元黨禁

宋人著佚名

首末偽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右丞相
饒州

留正

少保觀文殿
大學士泉州

王簡

觀文殿學士
知漳州盛江

周必大

少傅觀文殿
大學士吉州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兼
侍講建州

徐誼

權工部侍郎
溫州

彭龜年

吏部侍郎
溫州

陳傅良

中書舍人兼侍讀
直學士院溫州

薛叔似

權戶部侍郎兼
密都承旨永嘉

章穎

權兵部侍郎兼講部侍郎

鄭湜

權刑部侍郎福州

樓鑰

權吏部尚書明州

林大中

郎吏部侍郎婺州

黃由

權禮部尚書平江

黃黼

權兵部侍郎安

何異

郎戶部侍郎安

孫逢吉

郎權吏部侍郎吉州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起居郎兼侍讀蜀

呂祖儉

太府寺丞婺州

葉適

太府少卿總領温州

楊芳

秘書郎汀州

項安世

校書郎荊州

沈有開

起居郎
常州

曾三聘

知郢州
臨江軍

游仲鴻

軍器監簿
果州

吳攬

監察御史
軍州

李祥

國子監祭
酒常州

楊簡

國子監博
士明州

趙汝讜

添差監左
藏西庫

趙汝談

前淮西安
撫司幹官

陳峴

校書郎
溫州

范仲黼

著作郎兼
權禮部郎官
成都

汪達

國子司業
信州

孫元卿

國子
博士

袁燮

太學博士
明州

陳武

國子正
溫州

田澹 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

黃度 石正言紹興

詹體仁 太府卿

蔡幼學 福建溫州提舉

黃灝 浙西平茶鹽公事

周南 池州平江教授

吳柔勝 新嘉興府教授宣州

李埴 拔書郎蜀

王厚之 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

孟浩 知湖州袁州

趙鞏 秘閣修撰知揚州

白炎震 新通判成都府普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都統制

范仲壬

州知金

張致遠

江南兵馬鈐
轄南劍

太學生六人

楊宏中

章 周端朝

書 張衡

藏 林仲麟

蔣傳

徐範

人二人

圖 蔡元定

編管道州嘉定三年
奉聖旨特賜迪功郎

呂祖泰

大扶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
特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已上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

秀巖李心傳朝野雜記所編攻偽學人

京鏗 右丞相 洪州

何澹 樞密 處州

劉德秀 諫議大夫 洪州

胡紘 御史 處州

倪思 尚書 湖州

李沐 正言 湖州

劉三傑 正言 婺州

施康年 正言 通州

姚愈 大諫 平江

陳賈 兵部侍郎 舒州

楊大法 侍御 婺州

張釜 大諫 鎮江

錢象祖 參政 台州

葉翥 尚書 處州

許及之 樞密 溫州

張巖 侍御 揚州

陳謹 侍御 興化軍

傅伯壽 侍郎 泉州

汪義端 中書舍人 徽州

高文虎 直院 明州

張伯垓 察院 秀州

康師巨 吏部侍郎 平江

趙善堅

林采 監御史 梁

沈繼祖 監察御史 興國

丁逢 川秦都大 常州

邵彥 司直 秀州

王沈 守衛州

錢鏐

衛州守

余嘉

漳州教授

趙師召

郎功

張貴謨

處州

黃掄

鄭丙

淳熙間吏部尚書福州

林栗

淳熙間兵部尚書福州

王淮

淳熙間丞相婺州

憲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為親屬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侂胄復入使喻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胄繇此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召四方之士驟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踐阼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於長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至輒不留至是即日上道惕然

以時事為憂於免牘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未幾內批逐首相留正熹至上饒聞之益有憂色暨對行宮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覺葉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面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白發侂冑之奸適龜年出護使容侂冑益得為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為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又以内批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之略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患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難以驅使之故

稍可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奈何又欲襲其迹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長久富貴之計。其實有勲勞而所得褒賞未愜眾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踪。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待清閒之燕矣。疏入。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為戲。熹感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紹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

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一日。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駟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錄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錄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兼侍講黃文。因講問逐熹之驟。懇懇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僂人王喜為閣門祇候。喜即前日效熹為戲者。逢吉誦言欲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吊。以為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為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為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讀劄子畢。入奏。只緣陛下近日遂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

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開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吳玘嘗言。時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既留。勢益張。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汝愚折之。有怨言。僉書樞密院羅點慰解之。徐誼為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答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人疎直。不虞其奸。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騭忽奏曰。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內批除謝深甫御史中丞。蓋侂胄與騭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德秀者。與侂胄深交。乃諭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眾。侂胄下內批令用中司舉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工部尚書趙彥逾者。汝愚謀立上時。道達意於殿帥郭果。事定。亦莫汝愚引已同升。已而上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彥逾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於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為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僉書樞密院羅點。尚書黃裳卒。裳潛却舊臣。上所倚信。點既卒。侂胄又亟擢其黨京鏜。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

御史吳繼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韋儉附和視正人如寇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冑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遂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言李沐上殿。乞罷汝愚政柄。以奠安天位。塞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沐又乞更不宣押。是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澗。草也。澗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乙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罔下。繼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徐誼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御史中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愚冒居相位。今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乞寢其福唐之命。令其職名奉祀。杜門省咎。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復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之。三月二十九日。

甲寅祥簡並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僂。詔曰。戊午詔。呂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中書舍人鄧駟封還錄黃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宥。自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略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絕邪狂。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群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蔽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也。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泳論前相趙汝愚所為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為過。如沐所言。則以為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誅。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泳以為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道路譁然。以為沐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尔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論。天下扼腕。氣將莫伸。其氣燄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

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
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
為利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李沐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
敗露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
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殺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
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駟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
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
者押回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
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僚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
楊宏中等六人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革言之則一夫
為至寡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駭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詔駟依已
面諭施行未幾駟罷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生押送貶
所宏中衛仲麟鮑皆福州人端朝温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學校忠鯁有聞扣閣之
事皆其屬稿同日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

情洵洵。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傅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乾道間。以不受曾覲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隸人蘇師旦。致身通顯。其弟伯春。非其所為。每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詠善類。六月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大學博士袁英。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言。逵亦罷。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為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灝頤傳孔孟千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而得其傳。知致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者。蓋有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為道學以媒孽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訐。至是士大夫嗜利無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人也。於是險壬儉狠。猥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已。揚袂奮臂。以攻偽干進。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

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糜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偽遂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為徒謀為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王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至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取奏彙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自休致二年正月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四日甲辰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偽學以危社稷偽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庚子趙汝愚歿於衡州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鏊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寃之時有迪功郎趙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冑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訃聞有旨復原官許歸葬二月省闈知舉葉翥倪思劉

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夏六月乙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金言。適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罷斥姦回。登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心。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尚左郎官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今後給舍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僥胄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坡。力爭以為不可。乃改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僥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黼除起居郎。權兵部侍郎。未幾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而或者唱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偽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權住進擬。遂遷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未嘗學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

待制恩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許。臺諫洵洵爭欲以熹為奇貨。門人楊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羣險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欲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監察御史。紘以稿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可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糲食淡衣。褒博帶。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為和平。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熹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李通之行。無幾微不滿意。亡子服獨為之泣涕。留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於道州。熹為之慟。元定

師事熹而熹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子弟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推之。嘗輯其講論之辭。曰翁李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厭也。及其貶也。恨無可與語。其歿也。祭之云。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熹嘗講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為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致是時有朱熹唱偽學。祭元定。實羽翼之之奏也。二月丁巳。大理司直邵夔請明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黨。變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送邵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鑑元祐調

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荐舉改官。並於表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時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冬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沈。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薦舉。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論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沈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及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勵精更始。凡曰涵朋比德。幾具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詞開隙。毀譽舛乖。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眾。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反。與將扭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

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愈上此奏。侂胄大喜之。未幾。遂遷兵部尚書。御史中丞。秋七月己未。值寶文閣都大川秦茶馬。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為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翌日。除軍器監。慶元五年己未正月。詔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祭璉補進義校尉。用璉誣告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祭璉從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囚之。上即位。遂從輕決配。四年冬。竄歸輦下。用事者聞之。以為奇貨。乃使璉排日供。且誣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凡往來賓客所言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送大理寺。侂胄之黨欲捕龜年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棘寺。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袖錄黃見侂胄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為。當一以魏公為法。章祭之權。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議。以同文之獄。故爾。侂胄曰。某初無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而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事。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既而諫官張釜陳自強。御史劉三傑張巖程松連疏有請。詔以累經赦宥。遂有是命。鏜德秀在侂胄之門。最為凶險。侂

曹未顯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所為暴悖。皆二人教之。是歲。劉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為偽。而以學為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蓋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之語。二月乙酉。為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夏四月辛亥。監都進奏院鄧友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除監察御史。秋九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匭上書。略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為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悟耶。陳自强何人也。徒以侂冑童孺之師。而躡致禁從。陛下蓄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周鈞。韓氏之廝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替師。隨龍。周鈞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謂周鈞者乎。其妄自尊大。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冑。及蘇師旦。周鈞。而罷逐陳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惟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冑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十八日辛未。禮成。肆大胥。後五日丙子。內批旨云。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諱。皆言祖泰有當

誅之罪。今縱不殺。猶宜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令送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戶部尚書公孺之五世孫也。寓居無錫縣。性疏達。尚義氣。既得罪。士大夫勞之者無悔色。侂冑猶憐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冀以身悟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侂冑計。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為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廷中聞之。悚然有嘆息者。時有大學生于齋。題名中削去何澹名。以其嘗排道學也。澹時已顯。大怒。謀於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與之鬪。遂捕治之。太學生敖陶孫者。為詩已弔汝愚。而侂冑未得其名。俾其人併承之。辭不伏。乃移送大理。命獄丞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流言。狼胡跋扈傷姬旦。漁父沈淪吊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福州人數年後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諱請明詔大臣於進擬人才之初。審其邪正。而毋俟乎繳駁。十二月甲午。議者又言。今奸偽之徒。呼嘯朋侶。

以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向回心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
悛負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慶元六年庚申三
月己未朱熹寢疾病諸生惟葉賀沈孫蔡沈等九人在側沈元定子也辛酉解大學誠意章
此為熹絕筆甲子卒於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為位而
哭蔡沈主喪役黃幹主喪禮冬十一月葬於建陽之唐石時偽黨蔡巖守則侂冑之
黨傅伯壽也然會葬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期以一日聚於
信上送偽師朱熹之墓臣聞偽師往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
夜三鼓聚於一室偽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問難或吟哦經書
知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
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
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象以事之歿
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會聚之間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
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范念德為鑄錢司主管官
沿檄檢視坑場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鑄官罷任蓋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嘉

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偽學之徒。餘孽未盡。革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舊職致仕。先是呂祖泰上書。既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有自。宜加黜削。故有是命。自真獲罪。黨禁益誅。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奸貪狼藉。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塗。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上壑。依阿悞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少輟。時多勸熹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熹笑而不答。與學者黃幹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大開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混淆夾雜之徒。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嘉者。上書政府乞斬熹。石丞相謝深父語人曰。彼何罪。暨熹既歿。言者猶不能已。蓋侂胄用事以來。一等小人。知素不齒於名教。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已斥去。於是橫身以任其責。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偽學之禁。為侂胄斥逐。異己者。群小附之。牢不可破。鏜。澹。德秀。皆江西人。鏜。淳熙中以檢正報謝北廷。固爭撤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大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鏜

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鏜時為刑部尚書。亟納交於侂
冑。繼擢執政。自是為侂冑謀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德秀自重慶守入朝。不為
時相留。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之。客也。請為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
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寺簿。德秀怨仲黼。薦己不办。併憾之。侂冑既除德秀
監察御史。遂為侂冑鷹犬。丙辰春。既劾正四大罪。遂併仲黼罷之。胡紘甲寅冬。纔為
進奏院。未為人所知。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侂冑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次
年六月十七日。遷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祕書郎。十一月八日。除監察御史。後九
十日。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時侂冑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
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喪之義。遷太常少卿。紘遂以稿授沈繼祖。澹
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
排擊殆盡。大為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冑去。太學生喬彞等。移書切責之。
太常亦謂當申心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
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侂冑。乙卯夏五月。遂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
主為學之禁。以至執政。己未春二月三日。紘罷吏部侍郎。七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尚

書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鐘以左丞相死於位。獨澹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澹罷知樞密院事。魁儉盡去。侂冑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冑以為然。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詔責望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汝愚。曩因眾論嘗挂深文。朕以其屬籍之聯。累經赦宥。可復資政殿學士。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或官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歿已逾年。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二月制復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偽學禁稍解。然宗師既亡。義禮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冑以專權為當然。而恣其所為。小人以無恥為常事。而恬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冑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超起於侂冑之門者矣。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擢補道。皆為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遂許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聞見侂冑。叙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冑惻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侂冑嘗值生長。羣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為吏部尚書。適後至。聞人

掩關拒之。許大窘。會門闢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錢塘知縣程松聞之。亟賂牙僧。以八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張舍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為。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則知其事。大怒。松即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釣願。某忝為赤縣。職所當知。故為王取之耳。侂胄意少解。姬既再入。侂胄尚未平。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後兩旬。遷監察御史。逾年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遣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後帥蜀。貶官責詞。有處污穢而不羞。妾為其之句。蓋謂是也。松。池州人。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愠曰。等入耳。我輩不堪戴耶。侂胄患之。趙師暉時以列卿守臨安。微聞其事。侂胄入朝。未歸。京尹忽遣人致餽。啓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左右以告。侂胄未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羣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侂胄。

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直是喝采。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於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侂冑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真田野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大嘖於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冑大笑。其後師畢。坐他事罷官。諸生為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侍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侂冑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亦多牽掣。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始者猶及厘務官與郡守之屬。己而寢及屬官。曹掾最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撻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粟者。皆以黃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見報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茶。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曰。某為儀同擊荼。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擊荼一甌而已。餘無與也。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

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為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悶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者。約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知丞。仇冑命設褥於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踏。莫敢居上者。仇冑徐曰。先生老儒。殊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為秘書郎。入館半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秉政。繇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仇冑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為訝。其所用如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嘉泰之火。自強為右揆。火及其府。主帑吏請完鑰於自強。自強聞變。口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無子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眾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般擔仗。遂失去一金注椀。眾愕而退。事定。仇冑謂羣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憐。須當少助之。於是仇冑首遣萬緡。已而餽者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為之賦曰。公議不明。臺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省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來。

未嘗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闕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為掌故。自強對眾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眾為之踉蹌。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造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光耀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金粟臺蓋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丁巳歲。仇胃生長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為壽。直賢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為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卓十位。眾已駭之。權工部尚書。獻真珠搭擋十副。光彩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生無以為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眾皆慚沮。丁卯歲。仇胃生長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於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算。師旦者。平江書佐。仇胃頃為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更以其冷局。俾師旦行。仇胃滿歸。復還府下。丘寔為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仇胃知閣門事。師旦因其

往依之。侂冑真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師旦歸。竄名藩邸。吏士內用。隨龍恩得官。侂冑以其辦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陳自強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蠟梅。以秀慧聞於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遷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甚。乃自名蘇氏之出子。陳韓總蜀。計為建景。蘇樓於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陳自強拜右丞相。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侂冑家蒼頭。亦冒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為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為慮者甚遠。吳曦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侂冑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曦還蜀。為諸軍統制。開邊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侂冑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六日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冑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為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

戊辰兼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曦遣客姚淮源詣金獻闕外四州求封為蜀王
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會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曦為蜀王賜以金印冬十月二十
九日丙子金人渡淮十二月二十六日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
兩日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酉吳曦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
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曦僭位於興州二月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朝廷大震侂胄與
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劄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隨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
巨源正將李好義之眾討曦誅之蜀中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殆
而侂胄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有去凶之議焉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宮
大臣定計侂胄伏誅御筆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
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善堂翊善建去凶之策
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二日甲戌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
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
錢象祖欲奏審彌遠往其府趣之李壁亦言恐事漏或泄乃己次早侂胄入朝至太
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在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胄

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鎗了刀斧護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日
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請對自強至漏舍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胄前
驅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胄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
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
有旨承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四日丙子
侂胄自強並罷為醴泉觀使五日丁丑責侂胄為和州團練使彬州安置自強追三
官永州居住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
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籍
沒家財自強送詔州並安置有司簿錄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
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司相等却撥殿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
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東憲臣蒞其刑妻子編置周鈞決脊杖
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監祭御史章燮余崇龜
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領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
三月二十六日己未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

置大使司。四月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十月詔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侂胄既誅。熹汝愚之大忠。始暴白於天下。詔書加二臣贈誥諡。嘉定元年戊辰春二月。詔趙汝愚盡復元官。賜諡忠定。朱熹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諡曰文。又詔應前姦言誣史並行改正。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諡錄其後。黨錮諸臣以次召用。七月四日辛丑。詔呂祖泰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冬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褒錄上書六士楊宏中徐軫張衡各循以資。周端朝林仲鱗各免文解。蔣傳已亡。詔以東帛賜其家。十一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詔追贈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元定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憐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紹定三年庚寅秋九

月改追封徽國公。端平二年丙申八月，詔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月，詔汝愚追封福王。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惇頤、程灝、程頤、張載、朱熹列於從祀。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為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哀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為偽學，橫誣元老。以大忠為大逆，私意流行。凶狡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倨肆於掖庭。創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權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己所欲為，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道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為之感涕。歲時錫宴，內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燄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匍匐走趨。一則恩，玉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羣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為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冑

當之不解。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為始禍之計。蓄無君之謀。輕動干戈。圖危宗社。盛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膽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感傳金封。佗胄為吳王。又謂佗胄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圍。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條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為。察其本心。稽其稔惡。雖寸斬之。不足以謝天下。殛死之日。京師士女歌舞於市。方其盛時。鋤害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錄用。褒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為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葉適吳獵之出為恨云。

左綿侯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地。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罷兩府。而魁儉盡。佗胄圖恢復。而意向移。君子之墨既削。小人之勢遂成。不極於曦。叛佗誅不止。為君子謀守儉德之初心。固阨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為。闔闔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俟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動其彈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

切齒而不得伸。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開邊也。非復仇也。圖不軌也。非為社稷也。而予之。而翼之。可不可也。

文公夢奠語祭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於謫。雖曰天不怒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為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為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隄屹然。眾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為天下福。師儒真足為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為人心禍。真酷且深也。予既以其首末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

慶元黨禁終